



潜伏 笔记

一个女人深入“匪巢”的传奇经历

张立娜★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潜伏 笔记

一个女入深入“匪巢”的传奇经历

张立娜★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潜伏笔记 / 张立娜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222-08400-1

I . ①潜… II . ①张…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1847 号

潜伏笔记

作 者 : 张立娜

责任编辑 : 段金华

特约编辑 : 李宁波

营销编辑 : 马光磊

装帧设计 : 马诚诚

出 版 :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 650034

网 址 : www.ynpph.com.cn

E - mail :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180 千

印 张 : 15

版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 ISBN 978-7-222-08400-1

定 价 : 28.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前言

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青春叛逆期离开了自己的家庭，走上了去南方打工的路程。在工厂里，“我”发愤图强，出版了三本小说，写作成就了“我”的事业，被西北一家报社聘用为记者。为了新上市的新闻周末版，“我”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潜伏生涯。在潜伏中，“我”遇到过种种挫折，种种威吓，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亲身经历了江湖术士和学院派命理师之间的争斗，亲身看到了打着“零投入，万元回报”加盟店的内幕，也曾经潜伏在纸醉金迷的红灯区，亲眼目睹了异族女人的众生相。结束了红灯区的暗访后，“我”又身入足球俱乐部和盗墓领域，亲眼所见，亲身耳闻，世人俱说足球是圆的，真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本书包罗万象，有黑幕，有揭秘，有对人性的拷问，也有邪恶和善良的人性考验。

写完潜伏笔记的时候，是个下午。写这本书，我是幸福的，因为每一次温习那些过往，曾经的暗访经历，我都觉得非常的温馨。这些经历，已经融进了我的生命里，构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我的暗访经历里，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我和这些人的相处中，有过友谊，也鄙视过其为人。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人生的另一面。或阴险，或狡诈，我如实地写下来，只是希望还原事物的本相。

同时，我希望我的书能给读者们带来一些收益。当你遇到加盟

潜伏笔记

连锁骗局的时候，请看看我的“服装加盟店黑幕”；当你对盗墓充满好奇的时候，请你看看我的“盗墓交易”；当你对赌球一无所知，跃跃欲试之时，请你看看我的“足球俱乐部黑幕”；当你对街上光鲜的俄罗斯女郎还不了解时，应该看看我的“红灯区的俄罗斯女郎”；还有，当你希望给自己卜卦，或者想要一窥易经、奇门遁甲的究竟时，希望你看看我的“命理大师的江湖人生”……

五段暗访经历，五段精彩的人生。行走在暗访的路上，风雨兼程，我心犹幸。



目 录

引 子	颠沛流离的青春期	001
第一章	命理大师的江湖人生	003
	算命先生说得真准	004
	今晚来我这吧，我养活你	022
	能屈能伸	026
	遇到“阴阳眼”	032
	劲 敌	037
	命理师斗法	039
第二章	“诺亚方舟”驶向何方	047
	挣钱就跟捋树叶子似的	048
	话务员与打手	054
	用鞋子与烟识破男人口袋	058
	坏事做久不亏心	064
	真实版的杀戮	072
	考察加盟实体店	077
	你方唱罢我登场	082

潜伏笔记

第三章	红灯区的俄罗斯女郎	 097
	霓虹灯下的“海洋之心”	098
	摇一摇丽莎就来钱	104
	同行是冤家	111
	伊拉出走带来的“风暴”	119
	人老珠黄时	125
	不过是一场游戏	130
第四章	足球俱乐部的秘密	 135
	应聘足球宝贝	136
	老孙头的故事	140
	庄家	152
	不怕你赢钱，就怕你不赌	170
	卖料人爆料	174
	偶遇同学	177



第五章 盗墓案背后的交易	 197
摸金校尉	198
给坟墓把脉	205
深入墓穴	209
请 客	218
活 埋	225

引子 颠沛流离的青春期

我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因为我的母亲和父亲离了婚。

从小，我就知道父亲很风流。他长得很帅气，颇有女人缘，再加上工作也不错，是一个电力局的小头目，所以，父亲的风流逸事层出不穷。

幼年时代，我在家庭暴力和父母的争吵谩骂声中，一天天长大，终于，父亲和母亲离了婚，离婚后，母亲不准父亲探望我，并且拒绝父亲的施舍。我和母亲从殷实的小康家庭，沦落到了贫困的境地。

那个时候，我渐渐长大，心底非常渴望家庭的温暖，每次面对母亲，不是听到她诅咒父亲，就是埋怨自己一辈子所遇非人。对这种压抑的家庭气氛，我渐渐产生了反感，何况，我又处于青春的叛逆期。我希冀在家庭之外得到安慰，就在我刚和学校里一个男同学产生了一种朦胧的爱情时，母亲却像个泼妇一样，跑到学校里，堵在门口骂了那个男生一顿。当时，我真的很不理解她的行为，只知道非常恨她。终于，在一个黄昏，我揣着五十元钱，离开了那个家。

我来到一个西北的城市，进了一家生产塑胶手套的工厂，每个月的工资八百元。这个时候，网络的兴起，给我们这些工人撑开了另一个世界。我庆幸在刚刚接触网络世界的时候，没有迷上游戏，没有爱上一夜情。

我迷上了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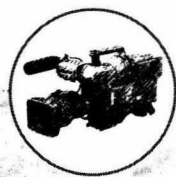
当同龄人把大把的钱塞进游戏点卡和装备里，我却迷上了写作。

像所有的网络写手一样，我开始在网上连载一些小说。我喜欢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本以为，这只是属于自我倾诉和宣泄的内容，没想到，被一个网站编辑看中了，并且帮我推荐给了一位出版实体书的编辑，就这样，很幸运的，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接着是第二部，当我的第三部小说出版的时候，我离开了塑胶工厂，打算依靠稿费，让自己活下去。

也许年轻人都会有一股冲劲儿吧，做自由撰稿人的日子不久，我看到一家报社招聘编辑，我拿着自己的三部作品去应聘，一个和蔼的老头接待了我，他就是报社的段总编，他看了看我写的三本书说：“小亚，我们的编辑已经招够了，你就做一名记者吧，我们的记者正缺人手！”

这样的结果，让我更加惊喜。说实在的，当时我想的就是，做记者太好了，可以免费旅游，可以到处观光，还可以认识很多不同层次的人……可是，当我渐渐深入了解这一行，才发现，做记者，并不像我当初想的那样轻松。

潜伏笔记



第一章 命理大师的江湖人生

算命先生说得真准

夏日的午后，阳光暖融融的。我穿着破旧的衣服慢吞吞地来到公园门口，树荫下几个老头坐在折叠椅上，有的半眯着眼，好像在打瞌睡；有的目光炯炯，瞪着每一个身边走过的路人，稍有人朝他们望一眼或者犹豫地止住脚步，他们就会神经兮兮地搭讪：“大妈，请你留步，最近你是不是觉得浑身不舒服？”

有些岁数大的妇女还真的停下了，回过头蹲在“大师”面前，很紧张地说：“大师你怎么知道啊。我是这几天有几点心口烦闷，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你给我算算，我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灾病？”

于是，这些大师的生意就来了，他们左手捋着山羊胡，右手摊开掐着手指，用一双锋利的探究的眼睛，好像能把问卜者心里的秘密都看出来，然后就开始他们自以为是的算命阶段了……

现在有些算命师更像魔术师，在精心设计的假象中让你看到所谓的奇迹。

为了曝光这些所谓的奇迹，有些洁癖的我也只得把土里土气的衣服在地上打了几个滚，然后蓬松头发，脸上涂些泥垢，鼓着勇气地来到公园门口。



我四下打量了一下这群命理大师，竟然发现其中有一个也是女的。谢天谢地，终于也有一个女大师了，不然我作为一名知性女性从“无冕之王”突然落魄变成街头算命师，在这一群男性占领的领域该有多显眼就有多显眼了。

旁边这位女大师的头发比我更乱，额头皱纹如波浪，长年累月未洗脸积下的油垢，在阳光下竟然有一点儿亮晶晶的感觉，衣服尺码比她身材大了许多，就像是大人的衣服突然罩在一个小孩身上，下摆卷曲，全身上下没有一丝平滑，全是皱皱得像波纹，似乎是故意揉乱的。

她看到我坐在她身边，面前也摆了个卦摊，好像有点儿不高兴，瞪了我一眼，卫生球般的眼睛，是她脸上唯一发白的地方。最后她终于忍无可忍地说：“你是刚来的吧，你不懂我们这里的规矩吗？”

我一惊，本来来这里算命，我就觉得自己很掉价了，难道他们还有什么“帮规”不成？

“我说的是，你要离我两尺远，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女人一口家乡话，我实在听不出她属于哪个城市，不过我弄懂了她的意思，是要我离她远一些。

每个大师都是一个“神仙”，除了十八罗汉经常挨得那么近，没有一个神仙喜欢和另一个神仙坐在一起的。

算命先生们都有一种自以为清高的本领，他们经常受人恭维，自然而然也就有了一股傲气，不屑于别的大师和自己平起平坐。

我不能破坏了这里的规矩，只好拿着我的“工具”，走到了别处。

在记者这一行业打拼了三年，不甘平淡的我总算从总编那里争取到可以出彩的“选题”——暗访命理大师。

中国人真正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命，已经不可考。不过伏羲画八卦，文王作《易经》后，人类探知命运的车轮开始疯狂运转起来。

历史中的易术大师可圈可点，像邵康节、刘伯温等，不仅品格高尚，而且精通易术，算无遗策。但是流传到现在，真正传承古易精髓的大师

却不多见，大多数算命的是打着易学的神秘幌子四处忽悠人，其中尤以市井街头的摆摊算命师为最。而今算命如同一股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其流毒上至达官阔佬，中至白领金领，下至贩夫走卒，为祸不浅。就连我们报社的何大姐也相信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

记得那一天，我刚走进办公室，就听到何大姐和王丽噼里啪啦地谈论着什么。我看到王丽一边低头照着小镜子，一边用眉毛夹拔着眉心的眉毛。嘴里还自言自语地嘟囔着：“眉毛搭桥，不赌即嫖；颧骨高，杀人不用刀；阔口大面，夫官陷……”报社的何大姐也满脸的不快，她掰着手掌，正在细细地研究自己的手。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假如冒昧地问的话，又怕引起她们的不快，所以我不言不语地打开笔记本开始工作。直到何大姐抬起头来，用一种探究的目光研究我时，忽然说：“小亚啊，你赶紧美容去吧，把你人中这颗痣去掉，这颗痣是难产痣。”

我看了看何大姐，又看看王丽，似乎有点儿明白了。昨天王丽还说，让何大姐陪她去找一个算命先生看看，王丽结婚十几年了还没有孩子，一直找不到是什么原因。看来今天就是算命回来了，看样子算命的结果不太乐观。

别看报社里都是文化人，其实女人们凑在一起聊聊面相手相，总会有些神神道道。大家都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神秘文化。

王丽此时情绪稳定了一些，她听到何大姐这么说，也看到了我人中的那颗痣，也说：“小亚，你这痣真的不好，不是大姐咒你，趁现在还没结婚，赶紧美容了去吧。”

我笑了起来，劝她们说：“别信那些江湖术士，都是骗人的。”

王丽说：“开始我也不信，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的，你猜怎么着小亚，那个算命的老先生，不仅仅把我以前的事情说对了，还说我这几年是不是一直在生育上有什么烦恼！说得真准啊。”



王丽叹了口气，好像大师的话击中了她长久以来的心理隐患，她继续说：“算命的师傅说我小手指没有到无名指第一个关节，就是生育能力不强，哎，你看看，我的小手指多么短啊！”

何大姐也掰着手给我看，还说：“那个算命的还给我看了，说左掌青红男，右掌青红女，说我命里有女孩的命，你看看，我的右手是不是比左手红一些？”

我看了看，的确右手比左手红，不过那是因为她掰了半天手的缘故。

文化素质这么高的人还信这些，我真不知道那些大师们为啥会有那么大的蛊惑能力。这个时候，一个暗访相师的计划在我脑海里形成了。

然后我去总编室，将自己的想法跟段总编交流了一下，没想到段总编对暗访江湖术士也很感兴趣，就这样暗访命理大师的选题定了下来。考虑到揭露命理大师的难度比较大，段总编给了我三个月的时间让我把这些东西采访透。

临走，段总编语重心长地讲：“小亚，这次任务艰巨。那些算命大师不傻，他们肯定不会砸自己的饭碗，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告诉外人，所以，这次你最好是乔装成算命大师去近距离地观察他们。记住，采访的资料一定要有说服力！”

我点了点头，就开始准备自己的一套行装了。

我的工具是一块白色的布，上面画着伏羲八卦图。说实在的，为了打入命理师的内部，我还真的下了一番功夫，光是这八卦图，我就研究了数天，终于还是被我一笔一笔，拿着碳素墨水笔照猫画虎给描了出来。

据说这个八卦图是我们的祖先伏羲画出来的。有一天我们的老祖先伏羲去渭河玩（据说是视察当地工作，观察天象），他发现水里跳出来一匹龙马，龙马的背部，画着一幅图，于是他按照龙马背部图的样子描绘下来，这就成了如今的八卦图。

几千年过去了，据说现今有两派易经大师为了这个渭河里跳出来的龙马是“乌龟”还是“梅花鹿”而争吵不休。这些大师们没事干，整天

为了“历史那点事儿”聒噪我们的古人，他们从来不研究一点儿真正的文化，恨不得研究出“回”有五种写法，借以申报专利，享受更为实际的物质待遇。

我重新找了一块儿地方，既然那个女人不愿意让我挨着她，我就不能挡了人家的“风水”。

中午的生意不是很好，知了懒洋洋地在树枝间嘶叫，太阳无精打采地看着我们几个衣着邋遢的男女，好像很不喜欢我们，躲到了树缝儿里难得露出笑容。

我拿出在书摊上买到的那本算卦大全，默默记住了几点，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大概的轮廓。不知是不是天赋使然，我对文字有一种天然的敏感，我喜欢看书，不管是什么书，假如没有书刊，就是台历我也会看得津津有味。

短时间内，我通过浏览《算卦大全》，知道了所谓的天干地支是这样的：天干包括十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是十二种：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通过这短短的二十二个字，就构成了八字的命局，即四柱。

为了更加详细，八字分为四个内容：年柱、月柱、日柱、时柱。我默默记住了这些所谓的天干地支，可是我还不太明白怎么利用八字测命。看着书上密密麻麻的符号，我有点儿头晕，是的，这是我第一次对书本上的知识感到厌倦，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看不懂这些东西。我更加不了解丁火在年干，代表脑神经、眼目；到了月干，怎么就定位于心脏……

我扔下书本，觉得头疼欲裂，第一次对自己的智慧感到怀疑，以前我还以为自己无所不通，以为自己读过一些文学，这点儿知识不会是大问题，现在我明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一面，不要因为你不了解，就漠视、小看它……

就在我也眯缝着眼，像这些大师们一样假寐时，那个女人忽然扯着我的胳膊说：“来人啦，快跑。”



“来人了，来什么人了？”我诧异地睁开眼，看到几个执法人员冲着我们走来。

此时，那几个老头也顾不得“仙风道骨”了，这个时候，他们成了落水狗，无比麻利地收拾起地上的卦牌、竹签还有八卦图，像风一样跑得飞快，等执法人员来到的时候，他们已经逃得无影无踪，当然也包括了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我。

只不过一分钟，公园门口的一群算命大师好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一样。

我们躲进了一个工地施工用的管道里，我和两个老头，以及那个女人都藏在了里面，里面臭气熏人，可是他们却其乐融融。

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头，一边咳嗽，一边还很开心地从一个破书包里拿出一个烧饼，递给那个女人一个，女人接了，又递给了我一个，我看着被烘烤成黄色的芝麻粒，咽了咽口水，我确实饿了，可是当我看见他煤炭般黑黢黢的手臂和手时，我说什么也不愿意吃了。

“好你个老贾，重色轻友，刚来的你也看上了，一个也不给我！”另一个算卦的促狭地推了老贾一下，老贾也不恼，又从书包里拿出一个递给这个男人说：“老姚，今天你逮着了一个冤大头，你也不肯请我们，你不是早就说请我们吃肯德基了吗？”

这个叫老姚的，比老贾年轻十几岁，也比他稍微胖一点儿，不过比起正常人来，还是显得很瘦。

不知道为什么，算卦的很少会有胖子，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于“算计”榨干了他们的脂肪，不过，瘦子更能给人以“仙风道骨”的感觉吧！

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拉着我进来的这个女人叫阿兰。

阿兰人还是不错的，她一边吃烧饼，一边喋喋不休地抱怨：“那几个片儿警，来得真不是时候，刚巧有俩人来找我破上次那个局，我还没开口呢，就收摊了！”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叫破局啊，可是我没有问，我想还是有工夫了再慢慢摸索吧！